

【當知諸法。但有名字。故經云。乃至涅槃。亦但有名字。又云。文字性離。名字亦空。】

這是接著前面說明正觀的方法，前面說過大師引經說要「離我所」，真正講入道，這個地方可以說是關鍵的所在，向下還說得更詳細。這些理論、觀法，乍看起來確實與我們一般常識、觀念相違背。我們的觀念，我們對於人生宇宙的看法，完全是迷而不覺，佛菩薩的看法是覺而不迷。覺，他看的是宇宙人生的實相，真真實實的樣子；我們所見、我們所想的都是一些假相，虛幻而不實在。怎樣學佛？必須把自己的觀念、自己的想法看法都能夠捨棄，接受佛菩薩教給我們的方法，如理作觀，這樣才能夠入道。唯有這樣的修學，佛菩薩講的這些話，他的意思你才能夠體會得到；否則的話，字是認得，說起來也聽得明白，這意思會不到。意思會不到，聽等於沒聽，為什麼？聽了之後依然是煩惱重重，還是凡夫知見，絲毫受用都得不到。所以要想在佛法裡面得到真實的受用，一定要把自己往常的知見逐漸的把它捨掉。當然一下捨掉是不容易，如果能一下捨掉，那是上根利智，所謂是圓頓根性的大根器人，他可以當下就捨掉，而且捨得乾淨。中下之人捨不掉，或者十分當中能夠捨掉三分、四分，這是中等根性的人；十分當中能夠捨一分、二分的人，這是下根。如果是絲毫不能捨，這就是業障太重，我們應當勤加懺悔，要懺除業障。離我我所，就是捨我、捨我所，把我所有的統統捨掉。底下這些話都是給我們講這些道理。

『當知諸法』，應當要知道一切法，一切法『但有名字』，名字是假的，名哪裡有實？一切法不過是假名而已。『故經云』，這

是怕我們不相信，再引經據典來做證明。佛在經上說，『乃至涅槃』，這講到最高處，如來在果地上所證得的，『亦但有名字』，涅槃也是但有名字，可見得涅槃也不能執著。『又云』，也是經上說的，又說『文字性離，名字亦空』，大家常念《金剛經》，如果對《金剛經》還記得的話，這兩句話就不陌生了。《金剛經》教我們怎樣受持般若？離文字相持，離言說相持，可見得文字、名相、言說都要離開。離開之後才能夠真正的體會到平等一真法界，也就是禪家所講的真如本性，才能夠體會得到。體會就是證入，所謂是明心見性、見性成佛。

成佛有什麼好處？成佛之後，法身、般若、解脫都現前，這叫三德。法身是宇宙人生的理體，你證得了，現在世間的這些學者們追求真理，法身就是真理。般若是智慧，真正的智慧，絕不是我們世間所謂小聰明可比的，是真正的智慧。真正的智慧是光明的、是純善的。絕不造業，不但惡業不造，善業也不造；再給諸位說，連淨業他也不造，這才叫真正的清淨，真正的善，也就是說，它是絕對的，它不是相對的。我們說善說惡、說真說妄，統統是相對的，真的反面是妄，惡的反面是善，它是把二邊統統都離開了。佛是不得已說一個中道、說一個第一義，中道、第一義也不能執著；一執著，中道、第一義與二邊又成了對立，那就不是真正的中道。所以沒有法子，才給我們說「二邊不立，中道不存」。向下統統是發明這個道理，這是修行作觀的基礎。

【何以故。法不自名。假名詮法。】

『詮』就是詮述，一切法本來沒有名，名是人給它起的，不是真正它有名。所以你要想見到法相，就是三性當中，唯識裡面講三性，真實相是圓成實性，圓成實性就是我們通常講的實相。遍計執，名是遍計執，也就是說我們連依他起都見不到。依他起是假的

，圓成實才是真的，這個才叫實相，才是真的。遍計執是假的、妄的，妄中之妄。你如果不相信，禪家常用這個方法，這是什麼？你要是說毛巾，祖師一棒就打到你頭上去，為什麼？你要離開這個名，才曉得它是什麼東西，你就見到依他起了。名是假的，名不能代表它，你叫它做毛巾，他叫它做手巾，他叫它做面巾，到底是什麼？沒有一定，名不能代表。這個道理在我們中國老子那個時候就懂這個，你看《老子》五千言，翻開第一句，「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」，他就懂得這個道理，一切名是假的。

你要是離開名，你能說得出來？這是什麼？說不出來，清不清楚？清清楚楚，見到的是正，見到依他起了，就進了一步。說出一個名，依他起變成遍計執，更是虛妄。幾時我們在一一切萬物當中離開一切名相來觀察，你的功夫就進了一大步。也就是說，不再執著名，你才得到相；再進一步把相也離開，不再執著相，你就得到性。凡夫所以難，這個離不開，所以連個依他起都見不到。這是給你講了，講的時候你要真正能夠做到，這叫擺脫，你曉得名字性空，這個名不要了。不要那個名了，何必還執著我的名字好、我的名字不好！名字不好趕快換個好名字，執著，他還能見道？他不曉得名字性空。這個要是擺脫掉了，看相算命、陰陽地理統統沒有了，為什麼？假名，哪有這個事情！這叫迷信。

依他起雖然是假的，與真是隔一層而已。《楞嚴經》常用月亮做比喻，圓成實好比是天上的月，是真月；依他起好比是捏目所見之月，是假月；遍計執好像水裡的月亮，根本是虛無飄渺的。從捏目所見的第二月還有辦法找到第一，水裡面找月亮是永遠找不到。你要是在名字相上求佛性，哪有這個道理？你怎麼會開悟？你怎麼會見性？只有是一迷到底，永遠不覺悟，那絕不是佛法。古德也常講，「依文解義，三世佛冤」，三世佛都叫冤枉，佛不是這麼說的

。佛所有的言說，所有建立的這些名相，統統是方便，給你講了以後，意思懂得了，這個東西統統要離開，萬萬不可以執著。『法不自名』，這是一法，它沒有自己給它起個名字，我叫毛巾，你們大家都叫我毛巾，沒有。可是聖人為了便利於教學，起個假名，起個假名是什麼？好講解，如果沒有假名，就言語道斷、心行處滅，說不出來。唯有上智利根的，所謂是一點他就通了，中下之人不得其門而入，所以才建立一個假名。

【法既非法。】

依他起這是法，法是圓成實裡變現出來的，不是真的。法，譬如講四大五蘊之法，你一一深入觀察，四大五蘊哪一樣都是依他起，依他起就是種種條件和合而起這個相。譬如這個相，這個相你把圖一抽出來，原來是很多紗織成，它是依紗而起的相；這一條紗你再去觀察，它是依纖維集合成的；再一分析，就是現在科學家所分析的，分成分子、原子、電子；愈分分到最後，才曉得它原來是空的，在這一法裡面你就見到它的真相。真相是空相，性體是空寂的，相是幻有，體是空寂的，『法既非法』。

【名亦非名。】

名就更是虛妄的，法還有一點跡象可尋，名連個跡象都不可尋。

【名不當法。法不當名。】

名與法真的不相干，這是講實在話。如果我們老祖宗在當年造文字的時候，說我們這個人身叫做狗，我們今天都叫，我是什麼？我是狗；把狗叫做人，你現在還不是看到狗，人在那裡。你要懂這個道理，統統是假名，不是實在的。現在你迷惑顛倒，叫你作狗，你就生氣；叫你作人，你就得意，全不相干。叫你狗，你不是真正變成狗；那個狗你叫牠作人，牠也沒有真正變成人，可見得名與法

都不相當。

【名法無當。一切空寂。】

佛家常講「萬法皆空」，空就是這麼講法，空不是說沒有，空是有。這個名是虛妄建立的，是空的，法是依他起性，沒有自性，也是空的。雖然講空，它有法也有名，佛給我們這樣講解，並不是叫我們把名與法都不要，是不要執著。因為離開名、離開法，什麼事都不能辦。菩薩要度化眾生，佛要度化眾生，度化眾生那就要用名與法來做度化眾生的工具。可見得工具不能不要，它有無量的功德。可是你不能執著，執著就是病，不執著就對了，執著就錯了。不執著的時候它是藥，對治眾生毛病的藥方，執著，藥就變成病了。所以我們要懂得這個道理。

【故經云。法無名字。言語斷故。】

這裡說諸法實相沒有辦法說得出來，就是一切法，這個你自己常常可以試驗試驗，離開名與相你道一句來，說不出來。說不出來才能見到，這才能看到比較真實的法相。世尊在無言語當中建立言語，無名字當中建立名字，這就叫權巧方便。

【是以妙相絕名。真名非字。】

真名無名，真相無相，這個地方說『妙相絕名』。「絕名」，不是沒有相。我們以毛巾來說，說真的，它沒有名字，雖沒有名字，但是有相在，你能夠見得到它，你能夠接觸得到它，名是假的。

【何以故。無為寂滅。至極微妙。絕相離名。心言路絕。當知正觀。溯源之要也。】

『溯源』就是這個辦法，找這個源流。我們從名，離開名就見到相了；再進一步離開相，再找它的性，這才找到根源。見到性了，見到性就可以成佛了，見性成佛。這是我們從三性上來說。現在問題在哪裡？就是我們是不是能夠照這個方法去做。我們無始劫以

來就是著相取相，這個習氣太重。取的是什麼相？不是依他起的相，是名字相，我們對名字相太過分的執著，不曉得名字性空，不曉得名字是表法的。不但我們佛門名字是表法，世間人建立名字也是表法的。既然是表法，就要從文字相裡面覺悟，這才是言語文字的目標、功用，怎麼可以迷在裡面？出家人，或者是你皈依，你師父給你起個法名，法名就是表法的，叫你常常想到法名，你要覺悟。在家你父母給你起的名字就是父母對你的期望，你要是把父母起的名字改掉，那是大不孝；換句話說，你把父母對你的期望斷絕了，違背父母的心願。所以名不能改，字號可以改，字號你用一個也行，用十個也行，用一百個也行，你看我們出家人弘一大師的別號就有六十幾個。名不能改，名要是改了之後，對不起師父，師父給你起個名，對你也是有個期望。現在年頭也不對了，父母也沒有這個智慧，也沒有這個遠見了，給兒女起了個洋名字。取個洋名字我們一想，這個心裡大概是希望兒女都變成洋人，除此之外，還有什麼意思在裡頭？取個保羅、曼莉，大概都是希望兒女趕快變成洋人，中國人不好，要變成洋人，這實在是無聊透了，無聊到極點，無知。學佛的人萬萬要懂得這個道理。

這個地方講的相是著重在實相上，如果你要是體會到依他起，真正覺悟了依他起，依他起便是圓成實。不但依他起是圓成實，連遍計執也變成圓成實了。所以在徹大悟的佛菩薩他們眼光底下，一切妄相就是實相，一切假名就是真名。你看就是一念之間，就是一念覺一念迷。覺了怎麼樣？覺了他不執著，他曉得名是假名。不執著就是真的，它就有作用，有無量無邊的功德在，一執著就變成假的。此地講離名、講離相，都是叫我們心裡頭不分別、不執著，不要去計較。所以說『絕相離名』，這就對名與相都不執著，知道名與相的實際狀況，就是知道它的實相，自自然然『心言路絕』。

心言路絕就是所謂言語道斷、心行處滅，一切法裡面不再有言語，一切法裡面不再動念頭了，除非是度眾生。不度眾生，自己處在境界裡面既不動心，也沒有言語，清淨自在。這樣觀，這樣子修，修久了，功夫成熟了，把你自已無始劫以來的煩惱習氣真正的斷掉，法性就見到。『溯源之要也』，好像沿著河流找源頭，要用這個方法才能夠找到性。

【是故智者。正觀因緣。萬惑斯遣。境智雙忘。心源淨矣。是名淨修意業。】

這是講一個有智慧的人、觸境不迷的人，『正觀因緣』，「正觀」就是以般若智慧來觀察，也就是常說的妙觀察智、平等性智，用這兩種智來觀察一切萬法，「因緣」就是一切境界。因為佛給我們說，萬法因緣生，觀因緣就是觀萬法，觀因緣就是觀依他起，才能夠得到一切法的真實相。像剛才我們舉這個毛巾，你用因緣來觀，它是一條一條的紗，它是這個緣織成的；再觀紗，它是一些小纖維扭在一起。一層一層往裡面去觀，才能夠得到它的真實相，不再執著是這個東西。雖然有這個相，但是曉得當體即空，它沒有自體，它是因緣所生。這樣一觀察，一切萬法你不迷惑了，你曉得它是因緣生的，當體即空，本來是沒有。本來沒有，現在也無，現在雖然有這個假相，相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相雖然有，有即是空。

所以一切的迷惑顛倒統統離開了，不迷了，在一切境界裡頭大徹大悟。『境智雙忘』，這個境界就又高一層。境智雙忘，在《心經》裡面就是「無智亦無得」，境就是得，智就是能觀之智，境是所觀之相，境界相。境界相是空的，能觀之智又何嘗有？也是空寂的。能所統統都離開，無智亦無得，心才到真正的清淨；心裡面只要有一個能、有一個所，就不清淨。如果說我有能觀之智，我有所證的菩提涅槃，那糟糕了，你的心沒清淨。這些道理諸位在《金剛

經》細細的去體會，這叫做『淨修意業』。意業裡面，開頭叫我們從事相上去修，斷貪慳、瞋恚、愚痴。到了寂靜之處，最高峰的地方，是「心言路絕，境智雙忘」，這是講修意業的功夫到了頂頭。

十門到這個地方，前面的五門講完了。從初門到這個地方這五門，給諸位說，是入佛門的初方便；換句話說，是我們學佛人入佛的基礎，不管你修哪個法門，你只要是想入道，你就得要預備這個基礎。這還沒入，好比考大學一樣，這才是高中畢業的底子，還沒入大學之門。但是不具足高中的底子，沒有資格參加考試，這個就是基礎。向下五門，從「三乘漸次」起到「觀心十門」為止，這五門是講教、理、行，下面「三乘漸次」這一門是講教，就是教法。佛法裡面通常講法有四大類，就是教、理、行、果，有教法、有理法、有行法、有果法。往後所說的著重在前面三法，為什麼？果不必說，修行圓滿就證果。如果要說果法，末後《證道歌》裡面說的是果法。教法與理法都是通途的，行法在此地是著重於禪宗，題目就是「禪宗集」。教法與理法是通一切行門的，這裡面雖然講的是禪宗修行方法，它的原理原則還是可以貫通一切法門。所以我們縱然是修淨土的同修，也不可以疏忽，也得要重視它。

底下經文，「三乘漸次第六」，「三乘」是所謂大乘、中乘、小乘，或者我們說菩薩乘、緣覺乘、聲聞乘。「漸次」，漸是漸漸、按部就班，有次序的。大乘佛法裡面必須以小乘為基礎，才能夠入大乘，沒有辦法躡等。你說我小乘法不修，我直接修大乘法。除非你過去世有很好的根基，所謂是有宿慧，否則的話沒有辦法。中國的佛法崇尚於大乘，小乘在中國不流行。但是諸位要知道，中國過去這些出家、在家學佛的人，哪一個人都有儒家的底子，有道家的底子；換句話說，四書五經都念得很熟，《老子》、《莊子》都有相當的研究，所謂是諸子百家，都是一些飽學之士再來佛門裡面

研究佛法。儒家、道家的學問跟小乘沒有什麼差別，也就是說代替了小乘佛法，讀中國的儒書可以直接入大乘法。

現在我們情形不一樣了，小乘佛法我們看不起，四書五經我們也看不懂，這樣一來就想學大乘佛法，諸位想想，你怎麼會有成就？雖然在今日之下，我們在許多外緣上、工具上比古人來得殊勝，印刷術發達了，經典得來很容易；交通發達，寺院林立，參訪、參學、尋師訪道比從前方便多了，不像從前人靠兩條腿走路，吃盡千辛萬苦。可是我們福報所不足的地方就是我們不肯認真從頭學起，這是很大的障礙。諸位要是真正有心向道，一定得按部就班。在現前我們採取什麼方法？經裡面常說，「人身難得，佛法難聞」，有機會聞法，千萬不能放過。縱然是大乘經典，我們一初入門，當然是不得其門而入，但是你就聽，聽了雖然沒有什麼大受用，在佛法裡面叫薰習，因為什麼？聽經的機會難得，多多的來薰習大乘教義，一遍一遍的去聽。而我們的功夫要從小乘做起，這一點要特別注意。

像剛才講的「淨修三業」裡面說的三業都是由淺而深，我們先從淺的做起。「絕相離名，心言路絕」我們辦不到，但是我們懂得這個道理，我們自己從哪裡修？從斷貪瞋痴上修。心與境界一接觸，起貪瞋痴的心了，立刻覺悟，「我又造業了，我的心為什麼又被境界牽了？」這樣就好。這是小乘人的修法，小乘人是從事相上修，大乘人是從理性上修。小乘人是真要把相離開，大乘人不必要，即相離相，他是講心裡面不執著，不是不要了。小乘是真不要了，真要遠離，把境界遠離，心裡頭叫他得到清淨。換句話說，小乘業障重，智慧淺，境界現前做不了主，會被境界引誘去，不如離開這個境界，躲在深山裡面，藏在石頭洞裡面去修，搞這一套。現在諸位發大乘心，就是我們在理上解，小乘也好，大乘也好，有這個因

緣我們多聽、多薰習；可是自己做一定要從根本上做起，要有次第，不能夠躐等，按部就班的來。我們看經文：

【夫妙道沖微。理絕名相之表。至真虛寂。量越群數之外。】

我們看看幽溪大師這段小註，「本欲明說，先言無說以標本，蓋無說為所說之理，有說為能詮之教，能了無說則不妨有說，是則終日無言而熾然演說，終日說法而寂爾無聲，所謂說時默，默時說，大施門中無壅塞」。這一段就是把釋迦牟尼佛，乃至於歷代的祖師菩薩們，他們說法利生的理論依據先給我們標出來。佛菩薩說法跟我們不一樣，人家是從無說裡面說出來的，所以說就是無說。怎麼說是從無說裡面說出來的？這就一定要懂得這個道理，佛菩薩是從性裡面說的，性是空寂的，他從這個地方說出來的，我們凡夫的言說從識這個地方說出來的。識是分別的，性是無分別的，所以說無分別叫做智，分別叫做識，分別也叫做情，不一樣。一開端就說出來，三乘佛法統統是真性裡面流露出來的言語文字，所以它的基礎是空寂的，它的基礎是無分別的。

如果我們要想了解佛法，我們一定要用無分別智去聽，你才會開悟；要用無分別智去看，看經一看也就開悟了。這是佛法跟世間學問絕對不相同的所在。如果用世間做學問的方法來研究佛經，那就糟糕，決定不能開悟，為什麼？你用分別、用執著去研究，大錯特錯。為什麼我們窮年累劫去研究佛經不開悟？道理就在此地，我們錯用了心，我們用的是妄心。識是妄心，性是真心，佛菩薩用的是真心。再看看《高僧傳》裡面古來這些祖師大德，人家親近老師聽講經說法，沒有幾天，時間很短，他就開悟了。難道我們的聰明智慧不及他們？不是聰明智慧有差別，而是心不一樣。人家心裡面是空空洞洞什麼都沒有，我們心裡亂七八糟東西裝了一大堆，就不一樣了。幾時我們心空了，心空境界也空，與法性就相應。

這個地方的四句把說聽的基礎、說聽的立場給我們表出來。『妙道』，此地這個「妙」就是指一切實相，諸法實相，諸法實相非有非無，這稱之為妙。因為是因緣生法而沒有自性，所以非有，沒有自體所以非有；雖然非有，因緣和合時能現幻相，所以又非無，這就稱之為「妙道」。『沖微』是顯妙之極。『理絕名相之表』，從理體上說，不但名不能名，相也沒有一定的相。你要是說有一定的相，錯了，沒有一定的相。不要說法性無定相，就是我們一個人有沒有定相？沒有定相。為什麼？無始劫以來我們在六道裡面捨身受身，就是生生世世作人，他也不是一個相貌，可見得沒有定相。就以這一生來說，你在童年、在少年、壯年、老年，那個相貌也變了，也不是一相。這是講我們在一生過程當中相貌不相同。

再仔細觀察，你們大家都不曉得，粗心大意，你要是微細的去觀察，一天當中相貌都在變，不一樣。為什麼？相隨心轉，心裡想什麼，相貌就現什麼，怎麼會一樣！不要說一天，一剎那中，這是要極微細的觀察，像「十四講表」第二表裡面講的，你看一層、二層、三層、四層，你果然能看到幾十層、幾百層，一剎那當中相貌都不相同，哪裡有定相？沒有定相。身體坐在那裡都沒有定相，前一分鐘就不是後一分鐘了，哪裡會有定相？所以你要是明瞭這個道理，你才曉得確確實實沒有相。名當然更是假的，更是虛假，這是從事上說。『至真虛寂』，講到真如理體，真如理體虛，虛就是裡面沒有東西，空空洞洞。空空洞洞不當作無講，它能夠隨緣現相，即使如如不動。雖然隨緣現相，從來不為境界所染，雖然隨緣現相，從來不為幻相所動。成佛是這樣的，在我們凡夫位也是這樣子的，我們就是不覺而已。

『量越群數之外』，「量」是講心量，有多大？數量數不盡。經上常有比喻說，「心包太虛，量周沙界」，我們的心本來就是這

個樣子。心有多大？這太虛空在我們心裡面，不是在心外面；心量有多大？十方恆沙世界諸佛國土統統在我們心中，也不在心外面。既然在心中，諸位想想，哪有遠近？沒有遠近。西方國土距離我們這裡，佛經上講，當中距離十萬億佛國土。我們假設一個佛國土是一個銀河系，十萬億個銀河系這個距離多遠？好像天文學家有說過，我們這個銀河系從這個邊緣上到那邊的邊緣，用光的速度來通過的話，大概要二十個光年，光的速度是一秒鐘三十萬公里，一個銀河系的長度。當中的空間就不算它，就算這個長度，十萬億個，你們算算看，用光的速度走要走多少年？我們世間的科學再發達，什麼樣的交通工具也沒有辦法到西方極樂世界。我們憑什麼能去？心包太虛，量周沙界，原來西方極樂世界在我們心中，心裡一動念頭就到了，所以佛說一彈指頃就已經到西方。這個理你只要明白了，你就會相信。為什麼？沒有離開我們的真心理體，自性變現的佛國土，所謂「自性彌陀，唯心淨土」，這是從理上講。量越群數之外。

如果我們心量小，這是迷惑顛倒，一個人都不能容納，一件事都不能容納，這就是佛說的可憐憫者，迷惑顛倒，而不曉得森羅萬象都是我們自性變現出來的境界。不但眼前森羅萬象，十方國土都是自性變現的，除了自性之外，沒有一法。你要是說有一法跟你是對立的，是你自己糊塗，你不曉得外面境界是你自己變現的，外面境界就是你本人。這個道理我們因為迷久了，一下覺悟不過來，所以佛在經裡常常用夢境來做比喻，夢裡面的境界醒來之後一想，都是我自己心裡變現出來的。夢裡面有你歡喜的人，也有冤家對頭，有順境也有逆境，你在作夢的時候不知道，以為是自己身體之外真有那個境界，所以在境界裡面也起煩惱、也起妄念。一醒來之後他還不覺悟，還在想夢中之事，他不曉得夢中真正的相。看到夢中真

正的相，一下覺悟過來，夢裡頭那個喜歡的人、不喜歡的人，順境、逆境全是自己。

你要是在夢境裡真正曉得夢境是自性變現的，問一問，哪個是你的心？你的心在哪裡？整個夢境哪一法不是你自己的心？哪個是你自己？整個夢境裡頭哪一法不是自己？都是自己。這個道理要是明白，現前整個環境就是如此。要不是如此，永嘉大師《證道歌》後面所說的「覺後空空無大千」，那個大千怎麼能空得掉？《華嚴經》上怎麼能夠說「情與無情同圓種智」？這怎麼能說得通？你這個道理要是統統明白，你想想看，你在這個世間還有得有失？全是自己，我這個身是自己，一切眾生身都是我自己，山河大地也是我自己，哪有得、哪有失？哪有吃虧、哪有佔便宜？右手打左手，還右手佔便宜，左手吃虧，這不叫顛倒！統統是一身，悟了就解脫，悟了就自在。不要再迷惑顛倒了，這個才是真正的法。你相信，事實是如此；不相信，事實也是如此。

我在佛光山碰到星雲法師。星雲法師告訴我，法師，你講經這麼多年了，也應該有個道場。我說天下道場都是我的，佛光山也不例外，你替我看這個地方，我來了不就我享受嗎？我喜歡住一天，我享受一天，這一天就是我的。我們這半個月在圓覺寺裡頭，圓覺寺就是我的，我住得很自在。明天我到那個道場，哪個道場不是我的？個個都是，你替我看守，你替我經營，我是主人。你要是說這個地方是你的，是你在那裡看守，看守到老死還不是你的，你帶不走的，你要覺悟。哪一法不是你自己的？法法具足，絲毫沒有欠缺。你悟了你自己就有得，所以叫心安理得。心怎麼會安？道理明白，道理得到，心就安了，你就得自在，就得解脫。嫉妒、羨慕之心統統沒有了，乾乾淨淨的，這個心多麼平靜、多麼自在，福慧增長。

一個有福報的人什麼都不要操心，家裡佣人很多，樣樣都照顧得周周到到，不但自己不要操心，自己也不要動念，人家把事情做好了，這叫真正有福報。不但這個世界是我們自性變現的，是自己的，十方佛國土也是自己變現的，喜歡到哪裡就到哪裡。像經裡面講的化樂天一樣，一切的享受統統是自己變化所作，沒有一樣要求人，沒有一法不自在。這是講實實在在話，絕不是你這個人是窮光蛋，自己在窮吹窮蓋，自己找安慰而已。那是凡夫知見，他不了解諸法實相，他還在作夢，他還沒有夢醒。這是把理論依據、立場告訴我們，而後底下才好說話。《金剛經》裡面所說的，說法者即非說法，是名說法。佛的說法是建立在即非說法，說就是無說，無說而說。你要是懂這個道理，你才能夠入得進去，你才會聽得懂，不懂這個道理聽不懂。

【而能無緣之慈。隨有機而感應。不二之旨。逐根性而區分。順物忘懷。施而不作。終日說示。不異無言。設教多途。無乖一揆。】

佛為什麼無說而說？是為了無緣慈悲，這就是常說的大慈大悲，大慈大悲是指無緣慈悲而說的。『無緣』就是沒有任何條件，如果有條件就不叫大慈大悲，慈悲可以說，不能叫大慈大悲。『隨有機而感應』，「有機」就是眾生，眾生種種不同的程度，感應道交，眾生有感，佛菩薩有應。感裡頭有有心、有無心，無心的就高，有心的就低，不管你有心或無心，統統有應，這是所謂感應道交。怎樣由我們來感？感的時候，我們是如理如法，這個感應很顯著，感應很快；不如理、不如法，感應不顯著，感應慢。這是說明佛為什麼要說。佛說法有沒有心？給諸位說，沒有心。你要說有心，錯了，佛沒有心，無心而說的，稱性而說的。我們現在講的心都是講分別心、執著心。佛沒有，說的頭頭是道，佛是從無分別智裡面說

出來的，沒有分別、沒有執著。有分別、有執著是感情，是情識用事，我們凡夫一切言說、一切心思都是從執著、分別裡流出來的，從八識裡面流出來。所以在相上看是一樣，理上看不一樣，就是理論的根據不一樣，在態度上不一樣，外表形相上看到好像是一樣的，骨子裡頭不相同。

『不二之旨』，不二就是真如本性。『逐根性而區分』，本來是不二法門，本來是一真法界，因為眾生根性不同，這樣說法才有淺深次第差別，才不一樣。『順物忘懷，施而不作』，「順」是恆順眾生，「物」就是指眾生，「忘懷」就是沒念頭，裡頭不起分別，也不說是某人程度高、某人程度低，沒有這個念頭。可見得佛雖然說的淺深次第，佛並不是有心說的。不是有心說的，就是在所說之法裡頭原本沒有淺深次第，淺人聽的淺，深人聽的深，淺深次第是因人而別，不是佛說法有別。佛要是說法有別，那佛就有心。所以佛法裡面這個大乘、中乘、小乘，說老實話是以後才有的，佛當時說法並沒有劃分大乘、中乘、小乘。同樣說的法，小乘聽了它是屬於小乘的，大乘人聽到是屬於大乘的。所以「施而不作」，施是布施，這就是無住的布施，作是講作為，無有作為，多清淨。有作為就不清淨，無作無為才清淨，無作而作，無為而無所不為。有為是建立在無為的基礎上，有作是建立在無作的基礎上，言說是建立在無言說的基礎上，這是佛菩薩，永遠是清淨，永遠是不染的。這就是所謂「那伽常在定，無有不定時」，他永遠是清淨的。佛菩薩跟我們並肩而立，我們住在十法界，他住在一真法界。也有言語也有動作，人家那個動作言語即非動作言語，我們動作言語都是落落實實的，執著在言語動作裡頭。所以我們有煩惱、有纏縛，人家沒有煩惱，人家是解脫自在，怎麼會一樣！

『終日說示』，「說」是言說，「示」是指示，說是言教，示

是身教。『不異無言』，說就是無說，天天在說跟天天不說是一樣的，沒有兩樣。為什麼？心裡頭沒有印象，不落印象，說完了統統是空的，全是清淨寂滅。『設教多途』，這就是所謂的方便多門。

『無乖一揆』，「一揆」就是一真的意思，無量無邊的法門統統從一真法界建立的，多即是一，一即是多。小註裡面說得很好，這是引用祖師的話，「不疾而速，感而遂通」。我們學佛要求感應道交，憑什麼求感應道交？憑清淨心求感應道交，佛心清淨，我心也清淨，就有感應。我們有一分清淨得一分感應，有兩分清淨得兩分感應；無清淨的心，得不到感應。「順物照俗，忘懷照真，終日施為，同歸無作」，這是菩薩行。

【是以大聖慈悲。隨機利物。統其幽致。群籍非殊。】

『是以』，就是指前面所說的這個道理，以這個道理做為依據。『大聖』是佛菩薩，他能運用無緣的慈悲，從體起用。『隨機利物』，隨順一切眾生的根機來利益他。『統其幽致，群籍非殊』，從理上講是一個，從用上講千差萬別。諸位要曉得，雖然千差萬別，理是一個，所以差別即非差別。從用，即用而即體，差別就是無差別；由體起用，無差別而現差別。這是要認識，實實在在的相就是這樣子。我們學佛的人要能夠深深的契入，曉得他這個佛法是從哪個地方演說出來的，會聽經的、會學習的要在這裡下手。為什麼？這個地方一契入，你自己就會了。但這一點相當不容易。我們一般拿學經來講，最笨的辦法，老師怎麼樣教，我們就怎樣學，老師怎麼樣講，我們就怎樣講，這是笨辦法。從前李老師教學就用這個辦法，這個辦法那時候教了二十多個人，個個人都學會了，辦法是很笨，可是人人都學會了。高一層的辦法不是沒有，不見得個個人能學得會，高級的辦法是學習講經的方法。方法學會了，我不必學你的言語，我自己就會講，這是高一級。

再高一級的是什麼？方法不重要，我要學習的是講經的理論依據。換句話說，你這個方法從哪裡來的，找這個，找根源。這個地方說的是根源。根源要是找到，不必依靠規矩，自成方圓，這就是上上根人，找這個。也就是尋找你的思想、你的言說，程序、次第、脈絡從哪裡出來的，找這個。這就是找最根本的源頭，要從這個地方著眼，最上乘的。但是很不容易，這是什麼？這是找性，找法性。這個找不到，才不得已而求其次，再去找理論方法；再沒有辦法，那就是用最笨的方法，老師怎麼教你就怎麼學，再用這個方法。最高級的是離言說，離指示。這是諸位要懂這個理論，當然最好能從這個地方契入。這個地方一契入就一切都通達了，沒有不通達的，連古來祖師大德的註疏都不必了；換句話說，真正獨立了，不要依靠任何人。不但人可以不依靠，連佛也不依靠了。諸位想想，這是什麼境界？佛不依靠了，自己成佛了，所謂佛佛道同，自己成就了。自己還沒有成佛，在菩薩地位上就得要依靠佛，你成佛就可以不要依靠佛了。這是講大根性的。

【中下之流。觀諦緣而自小。高上之士。御六度而成大。】

這就說到三乘次第，有中乘、有小乘、有大乘，『高上之士』這是大乘。佛說法是一乘的，就是「唯有一乘法，無二亦無三」。既然無二無三，哪裡還會有五乘佛法？當然更不會有五了。所謂二乘、所謂三乘、所謂五乘，都是由眾生根性上來說的，絕不是從佛說法上來說的。佛是一音而說，眾生隨類各解，隨類就是上、中、下三類，佛說法是一音。小註說，「三乘漸次渡河」，這是用比喻來講，「天台判在通教」。天台家判教分藏、通、別、圓，這是祖師為了接引初機來判別的，就是把如來一代時教，統統是教科書，哪些適合初學的，哪些適合於中等，哪些適合於高等的。佛當年沒有分別，佛是應機說法，祖師再把它重新整理加以判別。

這些整理判別並不是定式，這點要注意，所謂小乘不是一定就是小乘，所謂大乘不可以說一定就是大乘。我們初發心的人也能讀《華嚴經》，我們連一乘也不成，連小乘也談不上，我們也可以讀《華嚴》；等覺菩薩也念《阿含經》，等覺菩薩是大乘到了極點，他也可以讀《阿含經》。他讀《阿含經》，四阿含就是大乘法，初發心念《華嚴經》，《華嚴經》就是小乘法。經文沒有兩樣，見的義理有淺深不同，等覺菩薩見《阿含》見的義理深，我們見《華嚴經》的意思淺。所以法沒有淺深，我們見的有淺深不同。因為見的有淺深不同，所以法就有高下、次序不等，我們要明瞭這個道理。所以等覺菩薩念的經，我們也可以念，我們現在也可以念，雖然念，見的理、見的境界確實是不一樣。

不要說等覺菩薩，我們兩個人在一起讀《華嚴經》，我們兩個人領略的經義、義趣就不相同。可見得這個話是真的。不要說兩個人，就自己一個人，去年讀《華嚴經》跟今年讀《華嚴經》就不一樣了，去年領略那個法味淺，今年就深一層了；再讀到明年，跟今年比較又不一樣了。《華嚴經》哪有淺深之別，是自己程度有淺深不相同。讀《華嚴》如此，讀《彌陀經》也如此。經文沒有差別，從來沒有變更，義趣上淺深有差別，天天不一樣，年年不相同。在自己一個人都是如此，何況一切大眾？所以經典裡面的義趣是無有窮盡，無有止境。萬萬不可以說這部經我已經聽過，再下次有人講可以不要聽，這個我學過了。跟世間法不一樣，世間法學過了，不要再學，你已經念到大學，你還要去念小學課程？小學教科書還會常常去翻？不必要。佛法不一樣，都到等覺菩薩還會去看《阿含經》，愈看愈有味道，不相同。

正如此地所說的，所謂小是自小，所謂大是自大，不是佛說法有大小，不是佛說法有淺深次第，統統沒有。佛是無分別智裡頭說

的，根本沒有分別，沒有淺深次第，而是我們自己沒有得到無分別智。所謂淺深次第統統是從分別心、從執著心裡頭來的，執著淡一點，意思就見深一點；分別少一點，入的理就入得多一點；幾時你分別執著都無，那就跟如來一樣，完全相契合了。這就是說明我們捨識用根捨了幾分之幾而已。這也可以說，到這個地方把修學理論消息透出來了，你要是明白之後，你就曉得佛法是怎麼個學法。佛對於一切眾生平等平等，無二無別，不會給你多說一點，給他少說一點，沒有，對待等覺菩薩跟對待初發心的人一樣平等。所以你能夠聽懂幾分，完全是你自己障礙的淺深而有差別。分別心重，執著心重，障礙重；分別心少，執著心少，就障礙少。少你就入得深，重你就入得淺，就是這麼個道理。下課。